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溫 變

少游

石崇廁婢 東坡

沈勁溫公

祖逖子由

陶侃母舒 元興

王述 東坡 郝超

孟嘉 東坡

王羲之 曾子固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

王道庾亮王敦蘇峻

揚夔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而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上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浮僞

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早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子由王道論曰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旣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有容衆人安之然生於澄衍之間不能去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

隗刁協剛介狃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安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邪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邪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專不可少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

舉也齊景公以今負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嬰求其所以救之嬰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言不滔大夫不救公利公惡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矣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若腹心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砭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賢臣良醫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
必大焉先治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
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
久而政成大臣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
斃之逐豐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
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
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東坡論庾亮召蘇峻曰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
侃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

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
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
爲峻若往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
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
道步來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
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若從二
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三也鼂錯削七國大類
此亞夫猶能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
謂錯能容忍七國待事會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
決欲發者自可獨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

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真妄庸人也

溫公論蘇峻平王導加卞敦寵祿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仁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少游論王導救周顛曰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宰非盾也盾為正卿仁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嘗求於顛顛申救其功而不與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聞顛於導之不合顛遂見誅後見其表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鉅麇賊之麇不

忍殺之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
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之志
也不然則其反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
則書重信不誣矣豈亦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
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
何也蓋名實俱著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
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
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者常託身於疑似之間天
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左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
坐趙事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

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
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
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
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
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
興導力爲多特其殺顓之事有似盾而已

石崇廁婢

東坡曰王敦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亦作廁
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
廁中是殆無知耶

沈勁

溫公曰沈勁可謂能為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
滌之變兇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
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
之謂乎

祖逖

子由論曰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彊敵弱則利
於進取將弱敵彊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
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
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
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亮為北
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

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
其後宋文帝自謂富彊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
吞失信於高氏陳宣棄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
之以敗仁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
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
方不足復平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
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
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
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
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
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鋒所

及敵人震動又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
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
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浪俱而
返而況其下者子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
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
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
耳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
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沈溺
之志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
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
雜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文計也

石勒遣兵攻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
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
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
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
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邇南
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
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
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
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陶侃母

舒元與陶母墳版文曰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

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申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
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舐教磨去
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
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
還至於道云云父母教子大論不逃義方然父之
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時偏失者或骨髓間有
秦吳之繆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
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故無有嚮者之繆以偏教而
無嚮者之繆或鮮矣云云

王述

郝超

東坡論王述謂子為癡曰王坦之為桓溫長史

故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
人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即排下曰
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其坦之乃辭以
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為止若以辭婚得罪於
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者以婚婚是溫者則見坦
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
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
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及
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
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又論郝超小人之孝曰郝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

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依門註曰
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
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蒙憐成
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情友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
與石碣比然郝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之子之
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又論王
父子優劣曰郝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
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父眠食大減即出此此書
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子讀此而非
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

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
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
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
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
坦之曰汝竟癡邪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
桓溫之禍使郝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孟嘉

東坡論孟嘉非無用曰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
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事然桓溫謂嘉人
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

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如孟嘉也
王羲之

會子固右軍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
高以臨于漢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窅然而方以
長曰王羲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
水盡黑方羲之不可強以任而嘗極東方出滄海
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
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
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道無
者邪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人夷其
城

溫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
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
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
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
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盛之業
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六一

晉人君溫公

陶潛阮籍樂天 韓愈

魯直 子由 東坡

兩晉通論

晉風俗子由

晉室之敗東坡

夷狄亂晉何去非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東晉論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

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
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
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
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
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
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
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
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平王之
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
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至畿之
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方以則正統之在

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
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
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
推較其迹可以曰正統耳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
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
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絕矣周之東也以周而東
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琊
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
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
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
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

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
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耳若乃
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
於一則晉之琅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
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晉人君

溫公曰晉室旣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彌漫
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
疎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
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
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

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
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者玉導卞壺溫
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賢旣沒使道子
元顯之徒轉之敗已不亦宜乎

陶潛阮籍

樂天訪陶公舊宅詩曰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
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
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
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
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眞賢云云不慕樽有
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

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每逢
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魯直彭澤思陶元亮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
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
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駢麟
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
月閱江浪空餘詩句工落筆九江上向來非無人
此友獨可尚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
魂斯文或宜當 又書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
之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雖戲諧可觀也俗人後
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所謂

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由和淵明詩集序曰吾於詩無所甚好獨好淵
明之詩淵明所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
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 云云嗟夫

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卜人而仇池
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
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仇池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
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
亦未足以論士也 云云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韓愈論阮籍陶潛曰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哉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

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晉風俗

子由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明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相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菁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裕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

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於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之於世者內則諂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晉室之敗

東坡晉論曰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召而能動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遜不

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不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

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者昔晉室之敗非天下之
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搢遜泊然
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常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
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
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
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
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
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
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
以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不
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
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
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
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
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於君子至於後
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
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
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何去非晉論曰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禦而發於遠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日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禦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也皆莫觀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數也

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也未嘗不欲驅攘而擯外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三與夫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微而悅其向服也自內徙而親之其爭重於漢之孝宣斯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托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善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之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

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
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
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之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和。
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
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
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
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
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
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
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

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而居關中。
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
華美。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
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
發於遲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
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國。
其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
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
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
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阨。或樂用其力。唯

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唯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乎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為子孫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

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宋名賢歷代

前趙

劉淵聰

後趙

石勒虎

前燕

慕容

後燕

慕容垂

前秦

苻堅苻洪王猛

淮肥之戰何去帝子山

符堅禮慕容垂不殺五公

符堅以慕容評為給事五公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溫公

後秦

姚弋仲襄其與弘溫公

劉淵聰曜

溫公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
沅天下逢蠱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
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殺奪塗繼
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戮矣曜以

陳霸才建大功專制關中遭斬準之亂興師討
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
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斬氏約降則
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
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墜之捷
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
亦不幸而天亡也

石勒虎

溫公論曰石勒以胡羯殘隸崛起阜極之間連百
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
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

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
信然就縛遂兼其國...
有過人者能如是乎...
賊虐其孤而剽奪其性...
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
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
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廆嵩暉恪評

溫公論曰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
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
徠收其髦俊貞國...
命以視大順務農

慕容廆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
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
文俘高麗前羽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
石氏內亂廆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
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
段龠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暉之
立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
威行鄰敵及評為政妬宗室勳賢之心逐之以資
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溫公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

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其年之間，蹙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於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庶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及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

竊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丘，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齊役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符堅符洪王猛

溫公論曰：石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肯，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

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
二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
攻晉先爲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
六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友
七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和子孫殄滅何哉論
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睹其迹
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强大易而無備
此其所以敗也夫又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
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
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使堅治國

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此哉
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
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何故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
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淮淝之戰

何去非曰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頌合而以奇
勝堅之爲是彼也實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誠
恃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
亡而不救也所謂恃於其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
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

其夷虜之醜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彊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

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地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易言之者有所不說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衝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表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興順所出者智與奇也雷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

取而所出之道。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
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
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
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我鞭撻於
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
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
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惡在其爲百萬之率也。使
堅之師雖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遊擊，
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
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御我之工。三則吾所用以
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於遠矣。

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鐵中之錐，錐者氣也。
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辨也。蓋兵有衆
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
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禦之，而又自
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
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
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
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
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
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
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

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身至。擊其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敵而士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符堅也哉！

又論淮淝之戰，慕容垂叛曰：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上亂自周之微，為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

天下然其為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後。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六舉獨臨江，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世尋昏驕虐，上下攜叛，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

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符堅不
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
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
天下於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
無忘於歸晉而符融憐憐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
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
東南之并違忘智之言收姦偉之計一舉而大喪
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
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於夷虜獲孟猛
之材以輔成其志冀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
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

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拂衆圖之
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
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
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
而債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
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
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
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
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忌
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
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

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卽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旣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

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不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公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子由亦論曰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桓管仲不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也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旣反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

霸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濂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垂姚萇及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此其舊日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隲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商士虜

作將常服黼嗚文王用人其廣如也河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商之遺孽猶魯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商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悉商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由是觀之文王之用商人豈苟然而已哉今豎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得慕勝

顧其後宜斃於萑垂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
好戰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萑百人安能動之
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符堅禮慕容垂不殺

溫公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棄三
戎吳得伍員而克彊越漢得陳平而誅項藉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
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
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而歸秦秦有盟
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取燕為道而塞來者之門也
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力

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
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
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符堅以慕容評為給事

溫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降害
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
以喪其國國三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
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
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
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
得其道故也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溫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徃於爲逆行險徼倖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姚弋仲襄養興泓

溫公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稱而得其者文豈非忠信之致然其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適晉不

見殺亦其命也長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二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三

宋武帝

武帝之志

子由

何去非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

子西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曾直

文帝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溫公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

人禮

溫公

劉凝之東坡

明帝

明帝殺王或東坡

順帝

王儉自比謝安少游

通論

宋代晉張謂

宋之人君溫公

志

由曰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伯者之迹挾天子以
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

袁呂布劉表遂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
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
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
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
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
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
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
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
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
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
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

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
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志在九錫亦已卑矣
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
而不敢採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
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
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
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
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
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
一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此
一牛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
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
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
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智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也古之爲國必
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
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
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知不具故其功業止於
是也故予曰志有所在而不暇它慮焉
何去非論曰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

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
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
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
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
爲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古之智者於機未
嘗妄赴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已
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訕夫機有
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
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
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心慮
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之日

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栖迫其返國苦身焦思措
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
其臣遼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覩其可
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
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
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胡四起
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
祀而羣胡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符
堅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
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已燕之齋並起而乘之
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符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

既而垂以幽冀之民，僅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泚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昔代之業；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虜。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求，既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燕於三齊，克公庸蜀於廬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

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彊，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祿之鬼，引兵遽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

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捐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胡遂爲不討之難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兼之矣

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讀靈運詩曰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卽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攄心素往往卽事中未能忘興論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干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王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

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

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

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譽其工拙淵明直寄焉

耳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
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
弑君書之矣惠公既入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
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

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
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
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
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
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
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
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
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
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
六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縠冀芮
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

亦不與也宋武帝之三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既立三人疑憚義之亮肉乘朝政晦出鎮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震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義之亮據其選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文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竊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為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

皇子劬生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竊子之子孫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勅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入君父而京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入臣子而不

遠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
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而徐傅謝三
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溫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
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
湛權倖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
乎

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溫公曰昔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

干國之典況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
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祖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
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劉凝之

東坡曰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卽與之此人後得
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
屐麟士笑曰是卿屐邪卽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
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
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明帝殺王彧

東坡曰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

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
草亦碎於踐踏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
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
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
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
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
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
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
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
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竈

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景文名直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曰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

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

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沉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

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

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

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

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

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

出縉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
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
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莊
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
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
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
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
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謂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奢涉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
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雲

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
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
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
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
日而語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
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
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矣

宋代晉

張謂曰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
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

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
尚屯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王周公
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
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
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
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
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擣徐傳共致
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
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威文
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
石不以壽終漢氏寬仁晉緒成大族劉公殘日
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

宋之人君

溫公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
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
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
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
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
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西縛遂汎

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稱表之心發舒華夏之氣
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
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
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
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
沒於牖下幸矣何後之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四

齊高帝

金土同價 袁皓 東坡

武帝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溫公

海陵王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朓求出致酒遺弟淪
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溫公

通論

高帝明帝東昏侯 溫公

梁武帝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并竊發以宏為名因免
官溫公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

城降僧智以城遜夔溫公

武帝好佛李德裕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溫公

昭明太子葬其貴嬪求吉地被厭禱之譖溫公

通論

武帝元帝溫公

陳文帝

帝疾篤語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預奐

諫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預廢伯宗

入篡是為宣帝溫公

後主

荒淫劉禹錫 東坡

通論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溫公

陳國興亡曾子固

金土同價

袁皓齊處士言曰齊祖受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

曰予不肖幸有天下乃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

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十載致

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
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
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
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
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
聞古者三代之封在於民全而國殷土有林木民
得而取土有醜酒民得而煮土有禾黍民得盈庾
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
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
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壞旣廣百姓饒
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山醜酒在

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何以田歿無土
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蠹邑剋而吏嚙吾視宋
人之貧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
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寄土於
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謝曰吾將聞執政
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
吾將往

東坡曰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
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
履與小履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
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不

可使貴如金也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溫公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清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朓求出致酒遺弟淪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溫公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豫知

臣如此可謂忠乎

高帝明帝東昏侯

溫公南齊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全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并竊發以宏為名因免官

溫公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遷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城降僧智以城遜夔

溫公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人之賢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武帝好佛

李德裕曰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

微不有其寶必不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失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軸其空閭位僞方不堪其弊以微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

溫公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爲益大也觀夫賀

環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爲盛德日昃之勤爲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昧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爲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昭明太子葬其貴嬪求吉地被厭禱之諧

溫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踐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釋凶不可前

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武帝元帝

溫公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爲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

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
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
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
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
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帝疾篤語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預奐等諫止之
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預廢伯宗而入篡是為宣帝
溫公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固救其惡孔奐
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
言為不誠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
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

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思不第
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
竭節以死繼之如魯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
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
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乃姦諛之尤者
而世祖謂之遺直託以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荒淫

劉禹錫臺城詩曰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
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東坡論陳隋好樂而亡曰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
舞二技自文襄已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

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乎淫聲爭新哀怨故
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
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好
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
於哀思挾侍兒闈宦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
隕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
國餘見隋煬帝門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溫公曰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兼
伺隙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當強齊兼勝
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

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
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
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
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督井不亦宜乎

陳國興亡

曾子固陳書序曰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
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
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
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
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
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
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
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
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
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
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古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四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五

明元帝 太武帝

太武兇殘 王叡

崔浩 少游

孝文帝

穆泰與陸叡安樂侯隆等謀作亂伏誅 溫公

韓顯宗等諫取士當擇賢才不宜專取門望 溫公

文帝至肆州慰勞所遇跛眇者赦軍士為盜者三人 溫公

孝明帝

李崇北征上表乞改鎮立州高平鎮民叛帝
謂崇表之由溫公

通論

魏之人君溫公

魏去夷即華六一

北齊

歷代人君溫公

文皇帝

伊婁謙聘齊其參軍高遵辱命周高祖克齊
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請赦遵帝乃止謙
待遵如初溫公

高祖平齊後務儉約露寢溫公

通論

後周人君溫公

七代通論

宋齊梁陳周北齊後魏東坡

宋齊梁陳李白

宋齊李德裕

太武兇殘

王彀後魏行曰力微皇帝諱天嗣太武兇殘人所
畏一朝鮎鱉飛上天子孫盡作河魚餌

崔浩

少游曰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
至智而守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
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與衆爲耦
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
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
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
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
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
何爲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
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

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爲無智名勇功可謂有道之
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
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今
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
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
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旣有力而奏五寅
元歷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鑿石道傍
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
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成
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
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

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人察時變以輔人
事明於未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
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之流也浩精於術數之學
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
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
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
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
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
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

所以爲子房者歟

晉泰與陸叡安樂侯隆等謀作亂伏誅

溫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
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
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
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
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
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
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不信之令誘之
使陷於死地也則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韓顯宗等諫取士當擇賢才不宜專取門望

溫公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也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文帝至肆州慰勞所遇跛眇者赦軍士爲盜者三人溫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猶適在境如在廷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難續塞耳前蔽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庸劣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

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況哉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夫孝文魏之賢君而獨有是乎

李崇北征上表乞改鎮立州高平鎮民叛帝謂崇表之由

溫公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也上旣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如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魏之人君

溫公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

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
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待而數
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荆豫摧
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套高車
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漢悉爲其有子
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在祚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
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
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
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
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日滋月

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
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
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
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
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
三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
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
不能救況庸君乎

魏去夷卽華

六一後魏論曰魏之興也自成帝以至於聖武凡
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宣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

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
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
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
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
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
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
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
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
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越之僭
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
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

邈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
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
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
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
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
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
人中以羌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
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强者符堅之時自
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
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比
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

者纔優於符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
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平天下而功
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
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歷代人君

溫公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
爲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能惓惓盡恭以
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雋材而
無重德悖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酒殘暴
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
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武明達愷悌實有齊之

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
主繼之昏狂尤其誅翦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已
已爲幸矣

伊婁謙聘齊其參軍高遵辱命周高祖克齊執遵付
謙任其報復謙請赦遵帝乃止謙待遵如初

溫公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
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
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
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
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高祖平齊後務儉約露寢

溫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後周人君

溫公後周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蠶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下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彼下使

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雒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其宣帝恣其淫侈進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宋齊梁陳周北齊後魏

東坡七代論曰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疆者不能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

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
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
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
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
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
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
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
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
天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
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
一兆興旣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

以六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夫
穆之死關中未安帝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
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
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
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
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
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
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旣入關因
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
之粟而內固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
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

之足以帶齊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
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
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
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
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齊梁陳

李白金陵歌曰石頭巉巖如虎據凌波欲過滄江
去鍾山龍盤走壘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
三百年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
之歲來開口金陵昔時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

冠蓋敢為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
咄嗟梁陳之國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月下離離長春草送
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宋齊

李德裕宋齊論曰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寔
微王道凌替續緒之初始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
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
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
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
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也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以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多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揚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固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晉書歷代雜論卷第六十五

齊名賢歷代雜論卷第六十六

隋高祖

高祖與后重誓無異生子以絕分爭又使

子分據大鎮晚年父子兄弟迭猜忌皆不

以壽終溫公

楊素何去非

煬帝

荒淫樂天 東坡

嚴峻法令陳子昂

通論

文帝煬帝溫公

高祖與后重誓無異生子以絕分爭又使五子分據大鎮晚年父子兄弟迭猜忌皆不以壽終

溫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乎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會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者諗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素

何去非曰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於捷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應

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之乎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羣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閩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

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陣之後不獲立尺寸之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生還此弼所以得日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已也

也以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為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靖豈以卒為不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為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者足以為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

代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臨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常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其傍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旣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荒淫

白樂天隋堤柳詩曰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繫龍舟紫髯即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

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歡樂殊
未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煬天子自言福祚長
無窮豈知皇子封鄴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
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二
墳數尺何處葬矣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
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三請看隋堤
三國樹

東坡論隋好樂而三曰隋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
懷後人製豔曲詞極淫綺今樂正曰明達造新聲
創萬歲樂藏鈎集投壺樂舞席固心擊玉女行觴
神仙留客擲博續命鬪雞子鬪百草於龍舟還舊

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
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
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
褊陋曹妙達猶自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
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
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
好之故不暇觀二主之言與三之理豈不明哉

巖峻法令

陳子昂諫州書曰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物理之然也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
帝不憂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

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鬪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趣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靡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

帝煬帝

溫公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倖得之然明敏約儉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返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意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蠶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是道也雖禹湯文

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六

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七

唐高祖

起義兵 東坡 孫之翰 范祖禹

高祖推李密為盟主以驕其志 范祖禹

世民誅佞人高德儒 范祖禹

高祖辭九錫殊禮 范祖禹

錄用隋子孫 范祖禹

高祖闢言路賞孫伏伽之諫 范祖禹

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范祖禹

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責德彝不忠於唐

德彝以祕策干帝帝悅用之 范祖禹

晉州人自言見白衣老人稱老君為唐祖詔於其地立廟范祖禹

蕭銑降斬于都市范祖禹

定官職令范祖禹

復置十二軍孫之翰

從裴矩言許突厥昏范祖禹

賞裴矩力爭司馬溫公

太子建成孫之翰 范祖禹 溫公

殺劉文靜恩裴寂孫之翰 張唐英

殺劉世讓孫之翰

竇建德張唐英

高君雅張唐英

蘇世長張唐英

傅弈張唐英

起義兵

東坡論曰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三子建成元吉

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

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

送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獨不能少緩義師

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

逼於裴寂亂宮人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

秦王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

舊史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
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謂下流之歸也歟

孫之翰論求助突厥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
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
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
何可聽劉文靜一時之謀遠求助於突厥斯自小
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
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
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范祖禹論太宗脅父并求助突厥曰匹夫欲自

若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
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
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
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
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
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
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
從而突厥將爲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爲
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
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

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高祖推李密為盟主以驕其志

范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詐得已而不已者也

民誅佞人高德儒

范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戮飛廉惡來於海隅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鑒九錮殊禮

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致孤寡寡以奪天位考其

實無異於寒浞王桀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若臣者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擊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蓋以兵取而必爲之文曰愛禪於隋是亦未免襲秦世之迹也雖不能止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遠矣

錄用隋子孫

范祖禹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矣唐高祖始卽然而錄隋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高祖關言路賞孫伏伽之諫

范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

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
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
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
興不亦宜乎

徐世勳降賜姓李氏

范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
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
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
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鄴爾無稽而唐世人主遂
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以於盜賊夷狄以
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

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入爲而強公曰
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
不可爲後世法也

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責德彝不忠於唐德彝以
祕策干帝帝悅用之

范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旣
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
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
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
所不至入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
者也

晉州人自言見白衣老人稱老君為唐祖詔於其地立廟

范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論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翦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儁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蕭銑降斬于都市

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非

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繫其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定官職令

范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

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
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
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
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
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
也

復置十二軍

孫之翰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而懈也中
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
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
之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

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但謀遷都以
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
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茲盛矣
從裴矩言許突厥昏

范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
昏戎狄不以爲恥以爲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
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
間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
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
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強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
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

諸夷酋長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貞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賞裴矩力爭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情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子建成

孫之論論立建成爲太子曰王者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系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父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三以常禮爲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命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也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范祖禹論王珪魏徵勸建成擊劉黑闥為自安計
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
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
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
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
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
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
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
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又論建成
募十兵欲圖秦王并使楊文幹反為相應曰建

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
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
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至
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溫公論秦王射殺建成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
高祖所以有八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
其右地嫌勢逼必有不容痛使高祖有太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
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
如此則事非獲以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
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割業垂統

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先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氣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曆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亦

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

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孫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劉文靜恩裴寂

孫之翰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
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
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
高祖任情親寂而疏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
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性
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確
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皆
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張唐英曰自古佑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於
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迹故不在別白然
二子皆首為謀主唱難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
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當
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顧遇既以不
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
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
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
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
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
密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脅寂故高祖恨之不

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讎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殺劉世讓

孫之翰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旣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思世讓旣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

其入寇之路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謀其情固易察爾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竇建德

張唐英曰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厚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有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

王師外爲世充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
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羣盜擾攘蜂結蟻聚
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
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
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卒保首領誠出一
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誅父之恩
全於忠孝豈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旣不原情而定
罪世勣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劉黑闥之徒
以誅建德爲戒連衡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
沒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年此由失於斬建
而致爾故曰彎弓之鳥難安而續武之衆易動

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高君雅

張唐英曰高祖將舉義旗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覺其事欲因晉祠之會以害高祖而太宗與劉
靜謀詐遣劉政會告王威高君雅之變君雅在高
祖坐上太詬曰此反人欲殺我也文靜遂叱左右
執而殺之嘗觀威與君雅之心乃隋之忠臣也當
被執大詬之際必有至直至切之言責高祖爲隋
室懿戚重臣不當墟其社稷然而史臣不載其辭
者蓋爲唐而諱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於世
夫鉛刀尚能一割病虎猶能一搏使君雅稍有權

力豈不能一奮而報隋哉今乃洗玉之汙而使之
潔挾月之霾而使之明庸以勸後世不忘舊君者
若當時既沒其美後世又不顯其節則愚恐忠烈
之道由是而寢息矣

蘇世長

張唐英曰世長侍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
曰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
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長曰昔陛下居於武功之
時宅纔庇風雨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初有天下
於隋宮室又加雕飾其可得乎以此知世長之於
東爭得諷諫之道也且有天下之君窮奢極侈以

厚奉養園苑畏其不廣宮室畏其不壯娥嬪畏其
不麗車服畏其不高不美竭生民之力務為自奉
之計不念創業之艱難惟見守成之容易自漢而
下結怨于民敗亂繼踵率皆由此世長見高祖初
得天下而遽追秦王漢武之侈仍諫以武功舊宅
纔庇風雨此管仲所謂願君無忘射鈎臣亦不敢
忘檻車之謂也

傅奕

張唐英曰傅奕武德中嘗上書請除釋氏時蕭瑀
方崇信釋氏奕與難詰瑀辭屈乃合掌曰地獄所
設正謂此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七





